

集部

東里續集卷十四

明 楊士奇 撰

序

讀杜愚得序

李杜正宗大家也太白天才絶出而少陵卓然上繼三百十一篇之後盖其所存者唐虞三代大臣君子之心而愛君憂國傷時閔物之意往往出於變風變雅者所遭之時然也其學博而識高才大而思遠雄深閎偉渾

涵精詣天機妙用而一由於性情之正所謂詩人以来少陵一人而已世之註杜多矣淺者或陋深者或鑿不足以究杜之心微辭奥義盖有汩而不白者焉虞文靖公集取其近體百餘篇為之註盖得杜之心而長篇短章關乎世道之大者未徧及也剡單復陽元用志於杜而不足於前註遂以所自得亦為之註考事究旨必歸於當其疑不可通者闕之凡十八卷名讀杜愚得簡直明白要其得杜之心為多陽元洪武中為漢陽湖泊官

謀刻以傳未有所遇而卒武昌丁鶴年重其書從其家求得遺稾欲成陽元之志又未有遇前三十餘年余過武昌鶴年以屬余及張從善余時未暇録而心恒不忘比與訓導嚴顒語及之顒曰江陰之善慶兄弟清尚務義喜為詩嘗刻當時名人所作以傳此其無難者遂求從善所録本証之不數月顒書来言刻完求序何其成之速也事固各有遇然今之遇如善慶求十一於千百不易得也論者謂杜集詩之大成以其兼備衆體也文

靖亦言學杜則無往而不在善慶斯舉非徒不泯陽元之用心其於學杜者有助益焉遂書為序

杜律虞註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鄴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顔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

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鎪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豪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百年之前趙子昂

虞伯生范德機諸公皆擅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吏謂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七言律為之註釋伯生學廣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桃樹一篇自前輩以謂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瞭然仁民愛物以及夫感歎之意非深得於杜乎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取其大而畧其小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必伯生能為此也此篇舊未

有刻本江陰朱善繼嘗刻單陽元讀杜愚得其子熊得
此編又請於父而刻之吾聞熊有孝行固其克承父志
歟

廬陵李伯葵先生詩集序

余童丱侍陳心吾先生入郡城時郡中儒師耆老多在
日過從相樂李伯葵先生年最少諸老出伯葵恒獨留
每出所作詩介陳先生評余時未有知也而見陳先生
愛玩稱賞之不厭伯葵出余私請焉陳先生曰衆意凡

陋伯葵獨志高古衆窘跼蹐伯葵獨舒徐有餘且其進未可量也余心識之陳先生没余益壯而不至郡城者二十年獨時時聞往来傳誦伯葵之詩心益慕之又二十年再見於南京相握手月餘先生雖蒼顔白顛而矩度雍容言論雅則乃其意恒慨歎前輩之遠而不能忘焉於是得觀其平生所賦益多喤乎金石之和也瑲乎佩玉之清也邈乎興寄之遠也渾乎古意之猶存也蓋先生學富而志篤意廣而才高一芥塵俗不得入其靈

臺丹府間是以其詩之昌也先生懷仁秉義蹈履以正所居郡城之北安澹適而避榮名雖其子貴顯而角巾布袍于于然入則集其子弟及鄉之俊秀談道終日或天清景和則出偕幽人貞士遨嬉溪山泉石超然自得於埃氛之表也而吉之為守貳以下欲有所問政者皆之焉以及四方之縉紳名人過吉欲有所致禮者皆之焉嗚呼吉自諸老淪謝惟伯葵先生巋然獨存今又捐館五六年吉之士其能忘先生者哉先生蚤歲之詩陳先

生嘗序之今其子河南左布政使昌祺併集中歲以後之詩將刻之又屬予序予蚤知敬先生而與昌祺同朝相知三十年昌祺自登高科歷朝署出長大藩寛厚廉潔卓然名臣固先生之教也序其可辭乎

通鑑綱目集覽正誤序

朱文公因司馬文正資治通鑑作綱目五十九卷大書為綱分註為目其書則孔子作春秋之義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於治道者也分註既詳而其言與事或出於

深僻有非淺尠所能遽通昔王行卿嘗著集覽以便學者其意善矣然其間不無文選蹲鴟之陋亡友右春坊贊善陳濟伯載為正其謬誤四百餘事名曰集覽正誤伯載學博識端於此書致力勤而歷年多考據精切殆無餘憾有助於綱目者也其書故藏予家近陪太師英國公在史館間論及綱目書公益深歎集覽之誤因出伯載所著公閲而是之曰宜廣其傳遂取梓行之嗟乎綱目有關治道之書也伯載此編誠不可無者太師公

勲德大臣好賢重儒之有素而圖其不泯所存厚矣士君子有志尊主庇民之道而欲稽古以擴充焉者是編豈小補之哉予深嘉之故為序諸簡首

蠖闇集序

為學不求諸經為教不本諸經皆苟焉而已經者聖人之精也不明諸經則不達聖人之道然世未嘗無學者惟善教者難遇也元之世江右經師為四方所推服五經皆有專門精深明徹講授外各有著書以惠来學當

時齊魯秦蜀之士道川陸奔走數千里以来受業者前後相望迨國朝龍興江右老師宿儒往往多在學者有所依歸如南昌包魯伯傅拱辰臨江梁孟敬胡行簡廬陵陳心吾劉雲章歐陽師尹蕭自省劉允恭劉伯琛陳村民臨川吳大任何伯善皆巋巍浩博而凡有志經學者所必之焉何先生名淑以詩經名家登至正辛卯進士第授湖廣武岡縣丞會湖湘寇亂不果上時吳伯高為江西廉訪使辟先生署從事不就雖寇禍延及鄉里而

執經相從者常不絕洪武中以賢良徵繼以太子賓客名皆引疾辭他日特名天下名士九人先生預焉既至入見固以疾辭歸而從學者益衆朝廷後復遣使即其家起之時蜀獻王亦遣使奉書幣來聘蓋先生以前月捐館矣使者相顧歎息而去先生得於經脩於躬光明俊偉豈徒以空言示學者哉先生之文鏗潲金聲瑩然玉潔發明至理一以啟迪人心扶植世教蓋譬諸布帛菽粟之有資乎民生之實用也余家距先生之鄉數百

里童子時伏讀先生程文心切慕之而不能趨拜請教稍長則先生厭世矣每以自憾嗚呼前輩老成凋謝盡矣而使寡陋小子濫備斯文之任循省愧汗恒用感歎今年先生之孫寧國府學訓導士彥在京師出其家所刻蠖閣集屬余序之蠖閣先生所自號其退處之居也集中古近體詩二卷賦序記說題跋行狀墓表誌銘策問六卷嘗見先生所著詩經衍義等書皆已傳世因念國初諸老皆有著作今獨梁何二家所著有傳蓋由其門

人及子孫之賢也則余於序斯文安得不益增感歎而重先生之有後哉

王忠文公文集序

古之為士者文行皆備而必行為之本故三代以上文最高古而無以文名者其所本不係於文也秦漢以来士始有專以文名如或違道畔義君子不道也揚子雲劇秦美新是已若斷斷焉發於忠君愛親之誠讀之使人感激奮發希慕之不置雖去之千載猶目前然者諸

葛武侯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是已近數百年来士多
喜讀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蘇文忠公之文要皆本其立
朝大節炳炳焉有以振發人心者也我國家龍興之初
金華宋公景濂王公子充相繼入翰林持文柄時詔修
元史二公皆任總裁巋然一代之望也已而王公以翰
林待制奉命招諭雲南之末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
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初已嚮服會有倔強拒命
者公奮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王公死事始暴白

於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皇上嗣大統之五年義烏丞劉傑白其忠于朝下諏於衆而信詔贈翰林學士中奉大夫賜謚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命下之日輿論欣快盖忠孝人人性分所固有者為天下者必表章之以正人心善俗化治道所係也其或晦於前而必彰於後者天道顯忠佑善雖久遠不爽也傑又輯王公平素之文将刻以傳屬余序公之文蚤有聲於勝國時既入國朝首見用於朝廷於郊廟宋學士諸公序之詳

矣余特録其死節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顔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公名禕義烏人死年五十有二傑所建白十事采用其九論公死事在焉其亦可為達於政事者矣

性理羣書補註序

天之生人賦予之均也而人之禀受有不齊上焉者得夫氣之粹而理之全此聖人也聖人之徳純乎天次焉

者知其均得於賦予而有不能備夫粹且全者於是明之修之不敢違天而必宗於聖人此賢人也自孟子沒聖教不流聖道日晦歷千餘歲其間知宗聖人者雖未嘗乏然其足以明之修之蓋尠迨濂洛諸君子出然後聖人之所以為教者晦而復明學者始瞭然知正道之所在而有所依據向微濂洛諸子相與明之修之用示法焉將世之學者日趨於異端無所底止而安知上宗聖人以歸於正哉故欲學聖人者必自濂洛始昔我文

公先生嘗輯周程以下諸君子嘉言懿行作伊洛淵源錄後來熊端操又著性理羣書葢因文公所輯而益以司馬文正及文公先生之言行熊剛大從而為之句釋無非以導學者於正也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羣書補註而於端操所輯間有損益於剛大所釋頗見更定各有攸當焉而於義理之原講學之方大要具矣夫聖賢之言一理也古今之人一心也學者於是編成因前古以求諸吾心稽往行以務諸吾身篤信而允蹈

積累深而涵養熟雖由此而泝濂洛望洙泗未有不可馴致者敏德之所望於學者遠且大哉敏德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要皆端本澄源之意也其集解文公小學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臺憲至左副都御史肅清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勵其屬昉年七十即引疾退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盖非今世所常有者故因此編而并及之

醫經小學序

醫學肇於三皇至周六官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所以衛
民之生也歷代明於醫者皆有著書去古愈遠後生晚
出往往不究宗旨甚者於脉證陰陽表裏經絡運氣之
說一切懵然惟執前人一定之方以待病者用覬幸於
萬一而使斯民不幸不獲保終其天年者葢莫甚於今
比者憲臣有言請於邑里建學設教庶幾免人於夭閼
雖一時格於廷議然其發於惻隱之誠實切民用也往
年副都御史陳公有戒刻劉純所輯醫家玉機微義以

為施治之資矣又欲為施教之資也并刻純所輯醫經小學以傳其書首本草次脉訣次經絡次病機次治法次運氣凡六卷一本於素問靈樞難經及張仲景王叔和至近代劉守真張潔古李明之朱仲脩諸家之書撮其切要綴為韻語類粹以便初學本末條理明切簡備醫學之指南而端本之書也凡善學者皆務本况醫人之司命其可昧本而苟乎哉學醫者誠能熟究是編融會於心將所行皆正途所用皆正法觸類長之於歲論

十全何有哉此書非劉氏莫之為非陳公亦莫之傳學醫之幸生民之幸也純字宗厚吳陵人其父叔淵仲脩之高弟授受有自云

新編葩經正鵠序

國家取士以經術為上士之尚志者務以經術進經者聖人心法之所寓而出治之本也士不通經不適於用故三代而下用世之士於事君治民功業偉然可紀者必出於經術而明經不易矣即詩之為經其言優柔微

婉其理精深縕奥明之必得其要也而非得其方豈得其要哉梁君本之佐教筠庠時慮學者於精深縕奥不易入也偕其内弟陳賞取朱備萬所為解傾何伯善曹居貞所為主意林泉生所為矜式篇别而章附之合為一名曰葩經正鵠使學詩者讀之大要瞭然無復他岐之惑誠亦三百篇之指南也梁君嘉惠學者之心可謂深矣筠久不薦經術士本之来職教而後筠之學者選鄉貢選進士科不乏焉是書之利於人也亦既有效雖

然商周以來所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與夫上下之間其行事之是非皆見諸三百篇之中而自漢以下言其旨者至多也至宋朱文公始折衷歸一焉此書又明文公之旨而會其要者也士誠能因其書以求其要能求其要以察其心能察其心以明其道之是非而由之戒之則於貴賤內外進退隱顯無所處而不利豈獨利於文字進退之間而已哉此又讀葩經正鵠者所當知也本之將教諭溧陽探其囊得之讀之躍然

以喜本之求余序之故爲書其簡首

恒軒韓先生詩集序

恒軒集者越山陰本常韓先生之所著也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書令魏國忠獻王之一十二世孫建炎間韓氏以勲舊之門扈從南渡因家于越迨今爲越之山陰人先生少有大志行誼素聞於鄉先生之尊人叔英先生嘗遣從鄉之諸老游時則有若趙公本初劉公昭父王公思敬錢公子予呂公中立先生皆

遊學焉洪武初遇科舉法行先生謂功名可引手取乃
刻苦為舉子業雖祁寒暑雨手卷不釋廢寢忘飡致成
痞疾後有司屢以經明行修為薦俱以病痞辭遂家居
教授以淑鄉之晚進築室一所扁曰恒軒陶情養性其
間日以吟詠為樂尤篤意教其子暘以纘先業先生生
平吟詠甚富五七言律長短歌行字字句句悉中矩矱
緣情序事溫厚清邃所謂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之作也
歟奈舊稿回祿之餘所存止此可勝惜哉先生雖物故

子陽以永樂丁酉鄉貢進士職訓蘇松二郡學及教諭潤之丹陽所至能以師道自立用太常卿吾友姚君友直薦擢拜監察御史廉重剛正克振風紀中外皆知之今觀先生所著詩溫厚清邃而忠君孝親之心累形於篇什之中由此亦可知陽居官行事之善未有不本於先生義方家學而致然也兹以詩集請序遂書此弁諸首云

西巡扈從詩序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来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邉人安於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親廵飭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宏濟德遵士奇年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閭駐蹕平曠命将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盖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蕁蔴林語譌也時北邊阿嚕台之衆爲衛拉特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臾希合之臣多請掩捕

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於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顧問而寵遇恒均一夕名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上慰勞再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於詩而以今視昔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於一時之扈從而將来亦可考見歲

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玉機微義序

都察院副都御史姑蘇陳公有戒奉命鎮撫陜西仰體皇仁躬勤蚤莫蘇息彫弊民用嚮安遂飭邊疆亦既完固時有餘暇其恤人之念未始或忘苟可利之為之恐緩間遇醫家玉機微義一編謂可以濟人捐俸僦工刻以廣布於是布政郝公珩王公敏合其同官志在施濟者率效協助焉既成郝公以求余序此編集於會稽徐

彥純吳陵劉宗厚續有增益皆明于醫者凡五十卷門分類集於論病因證治條理粲然既詳備矣夫醫家神農軒岐伊尹及秦越人張仲景之書萬世所宗不可易也歷晉唐宋代有名者近代張元素起北方盖得神授深造閫奥再傳李明之三傳王好古南方朱彥脩得私淑焉遂為醫家之正派彥純宗厚又私淑彥脩者也論者謂元素醫家之王道盖王道以養民為本元素之法厚脾土為要此知本之務也是編主素難金匱及元素

一派之旨若諸家治法不倍此者亦旁采而附益之雖中醫執此施治可以成功如病者有能知之亦必不爲庸醫所誤其所濟利豈小補哉醫者聖人仁民之術也有戒諸公於此編協志以廣其傳蓋其不忍人之心所不能已也將其不忍人之政詎可涯歟

滄海遺珠序

詩本性情關世道三百篇無以尚矣自漢以下歷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故詩不易作也而尤不

易識非深達六義之旨而明於作者之心不足以知而言之蕭統之選古高適姚合輩之選唐下逮宋元亦各有選其采之不詳選之不當皆不免於後来之譏蓋選之不當者識之不明也近代選古惟劉履選唐惟楊士宏幾無遺憾則其識有過人者矣我國家文運隆興詩道之昌追古作者選録者不啻十數家然惟劉仔肩王偁所録為庶幾焉仔肩過畧偁録雖精且詳而猶未免於有遺也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擇其粹者通

古近體二百餘篇皆前選所不及者名滄海遺珠將刻以傳屬余序余閱其詩大抵清楚雅則和平婉麗極其趣韻瑩然夜光明月之珍可愛可玩而可傳也有以知都督公之識之明矣公字景顒黔寧王仲子方以忠謨宏畧佐兄黔國公為朝廷鎮撫西南一方而綏靖餘暇適情吟詠以及斯事非兼文武之智而能之哉然令好文之朝天下之廣制作之富有遺而可錄者未必止此此殆其權輿者乎

法書志序

余素簡澹無他嗜好獨好文籍及古法書然法書佳者於今極難遇間一遇之非特其力不足以致亦不欲以己之好移人之好也而先生朋友有知其意分其餘以遺之者輙喜受之不辭故余所得者皆世之所有而世所嘉者率不在余也間以所得自周以來篆隸行草之書百二十本各志之而粹為一卷名法書志云

文籍志序

夫所貴士者能盡道焉耳明道必自讀書始經聖人之精也史備行事之得失諸子百氏有醇焉有駁焉審其是非邪正以求至當之歸其書皆不可以闕也吾先世藏書數萬卷元季悉燬于兵吾丞有志乎學而孤貧不能得書稍長事鈔錄無以爲楮筆之費則往往從人借讀不能數得年十四五出教童蒙頗有所入以供養不暇市書也弱冠稍遠出授徒所入頗厚始畜書不能多也及仕于朝有常祿又時有賜賚節縮百費日月積之

一為收書之資歷十餘年經史子集雖不能備頗有所蓄視吾先世所藏千百之十一視吾少之時可謂富矣夫人於其所好勞心苦力以求得之必將謹護珍襲不至於廢壞逮傳其後之人未嘗知得之之難蓋有視之漠然不以留意棄之如棄瓦礫者矣吾懼後之人不知守也凡書具志吾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蓋昔人愛一草一木猶戒子孫以勿壞矧書籍聖賢至訓之所寓乎敬之哉且積書豈徒以侈座隅充篋笥而已必將講讀

究明務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也司馬君實謂積書不若陰德以子孫未必能讀彼非有激而云然乎不然其待乎後之人者薄也吾不以薄待後之人也勉之哉

敉齋詩序

陳子韶名其藏修之所曰敉齋蓋取孔子賛易早以自敉之義自勉也其妻之弟翰林庶吉士蕭省身在京師求諸縉紳賢士為賦之以余知子韶屬為之序余往年讀書桃源山中與子韶還往子韶愿謹恂恂務自韜匿

未嘗采榮釣名也或徒觀其外以為巽耎縮朒如不任者而其中強執確然不可奪家貧教授以為業雖所入不腆裁給寒暑朝夕然懊懊安舒自得視千駟萬鍾不足與易者然吾於子韶有可慨焉者陳氏自五季来遷泰和四百餘年之間詩書簪紱輝映先後屹然為邑鉅族其後之人有如子韶可謂不辱矣且泝子韶高曽以上至于始遷之祖其流派彰彰著明鄉人長老皆能言之而今譜陳氏之族無錄子韶焉者陳氏之後世賢者

固多也若其不賢於子韶亦未必不少是譜得子韶不尚有重乎為子韶重輕固不繫譜之錄否第為譜如此果可謂無憾乎哉而子韶未嘗以是尤人曰我之行殆有忝於先乎益敬修不懈於乎子韶所以自取乎早妝者豈徒載之空言而已世之託仁附義以為名號卒之所由判然如薰猶晝夜之相反者其視子韶為何如此宜縉紳賢士之為之賦也賦或頌或規不一其旨要皆有以發子韶之意故為摭其行實之槩以為之序使讀

詩者得以考信云爾

志訓堂後序

吳興章自明甫其子善洪武中授茌平縣典史自明甫寓書訓之娓娓千餘言於持身涖政事神恤民敬長親賢之道備舉而曲盡蓋不徒可以賛治一邑而已也愛之深故言之詳知之明故言之當即所言以考所存自明甫其賢父乎善拜受父訓揭于堂中旦夕省覽以圖無忝及自明甫沒善歷茌平令數進其官今為刑部郎

中為人閨敏恭慎而拳拳斯訓所至揭諸堂恒若其父之臨乎上而始受命也善其賢子乎蓋親之德與天之德同一仁也儒者有言事親猶事天受天之命以生猶子禀父之命以行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敬父命而不敢悖故敬父即敬天也則自少壯至老至終其身可有一息之或間乎古之言孝者必曰曾子其戒慎惕厲之意必至啟手啟足而後免善必務於此哉善以志訓名其堂縉紳君子為之序為之記矣又以屬余序

余既嘉之又顧望之未已也爲書于後

善安堂詩序

吾邑劉文復和易惇信而重氣義鄉人士多樂與之交今年來京師京師士大夫亦多愛其爲人知其家有善安堂爲之詠歌文復以屬予序予念童丱時識文復其家在縣城中其時城中有驕私智欺愚弱致厚貲者高堂重屋歌舞絲竹歡樂之聲以夜繼晝孰不自意可以終其身及其子孫於無窮哉而文復與其兄存禮謹謹

自守不敢苟求所欲於理分之外日以奉親為樂作龍洲書館延師教其子所資非饒裕而仰事俯育之餘以濟貧乏不靳也迨子弱冠求向之盛富而極樂者忽然若烟消若澌盡無復遺餘而文復一家之内父子祖孫兄弟孝敬慈愛天倫之樂視昔弗替而益加也豈非所由之道安危之異哉夫人置其身其家亦若置器焉置於安亦安於危亦危為善者置安之術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固天之所祐也其

後文復之父至八十有八母八十有七其兄弟皆垂白無恙其子長而知學斯其得於所祐者然歟故書予所見者於諸賢詠歌之首使讀者知為善之必有徵且欲安者當知所擇術也

崇孝堂序

江陰朱熊惟吉性至孝母嘗疾劇叩醫巫皆不效熊痛迫罔措或言古醫書有人肉治棄疾之說即露禱北辰自封股煑液進母者再母食之疾愈宗族鄉黨稱之無

閭言翰林檢討陳嗣初先生聞而嘉之名其事親之堂曰崇孝崇者蓋將進之於道也既為之記又為書道熊来見亦欲予一言進之夫封股在吾儒有不足焉者蓋謂聖人之教所未有且慮至於残毁而傷生也夫残毁而傷生宜見黜於名教然論人者亦究其心之誠何如耳父母吾身之本也父母危殆將絶是吾之本將絶而暇計吾之身哉蓋於是時父母為重身為輕刲事迫計窮無可奈何之際雖捐生有不顧其心固曰吾之身受

諸父母幸父母之安也捐生所甘心焉刲人肉治疾著在醫家書吾於父母而可以已乎刲封體未必皆傷生乎故封股為世所嘉者亦諒其出於愛親之誠而儒者明道以正言則立範垂世之用心也而用恕者庶幾可以無訾焉熊之誠孝可嘉然而君子之孝非止乎是也孔子語曾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曾子動求諸已自日三省至於啟手啟足不敢忘孝曾子之學者亦曰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慮辱其身羞其親皆君子之

孝也君子之道務其遠者大者熊昜乎哉奉養之暇力探前言往行而躬蹈之以稱陳先生名堂之義哉且吾聞子詩禮故家也今子之世父父皆惇行尚義亦宜子之嗣承不隳也熊昜乎哉遂書以為崇孝堂序

沙村江樓詩序

沙村江樓者鄉先輩劉伯川之所作也沙村在吾邑之南山水深邃幽僻之處四方往還之迹所不及而劉氏世居之伯川劉之秀而文者樓據沙村之勝傑然而特

出鄉名卿鉅老皆有賦詠紀述歷世變故伯川沒無子簡牘散逸無存而樓亦久仆其從弟伯埙今即故址復作之伯埙能記憶劉尚書子高故所題樓中長句及所寄伯川近體之詩間於翰林諸公誦之諸公聞尚書江樓詩皆喜而繼作者曾學士而下若干人伯埙併稡之以求予序樓始作於伯川余雖不及見然觀伯川可以知之伯川先公同門友嘗聞邑老言其家甚富於崇儒禮士汲汲恐有所未盡元季兵亂攻剽充斥民奔竄深

山窮谷不能保一時率視沙村爲王官谷而邑之士大夫挈妻子走依伯川伯川傾倒迓迎館穀之不使有幾微羈旅之意益久不厭凡依伯川者皆如家焉尚書所寄近體盖謂此也伯川平生輕財如糞土年四十尚有田數千畆一日悉散予其親戚閭里又散遣臧獲獨與其妻處弊廬數楹僅蔽風雨而旦暮饘粥休休自得也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且喜奬掖後進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潔往拜之皆以故人子見愛是日雪霽酒

酣以予兩人循溪行詠命各賦小詩言志孟潔對曰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香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緑衣郎予即一時景趣塞責曰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瑶不嫌寒氣清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予笑曰雖寒士當耐又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其勉之後伯川卒二十餘年孟潔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而卒今又二十年余幸存餘喘皆如

伯川言然予未能有副其所望恒用内愧伯塤自刑部主事再陞郎中相與同朝每共論往事追念前輩高風遠韻不可復得今喜伯塤能繼其作樓之意也故因叙諸公之詩併及伯川爲人大畧云

禄養堂詩文序

永新戴禮本敬永樂乙未舉進士登第登進士第者例觀政於諸司然後授官本敬獨念其母春秋高愛日之誠不可緩也以其情言於朝兾得教職近地以禄養其

親遂得衡州府學教授衡去永新不五百里即過家奉親以行到官顏其奉親之堂曰禄養志喜也縉紳大夫聞者皆為之喜或為文記之或為詩章謌詠之且盈卷矣永樂辛丑余與本敬同奉命考會試因以出示屬序焉夫士之仕也皆欲行其道上焉以事君下焉以為民而事君為民之道皆本乎事親故曰孝者百行之源行道之所先也人之愛其親固本於天性然有幸不幸焉親在而養不備及得禄而親不逮終身懐仲由之戚者

世不少矣本敬雖早喪其父而母孺人垂白康豫本敬出而與諸生談周公仲尼之道入而升堂上壽甘旨有資承顏婉愉天倫之至樂人生之至幸得之而喜宜也士大夫皆喜為之文若詩亦天理民彝具於心者之所同也則夫升斯堂誦其文詠其詩者有不欣喜而歆羡者乎

虛菴詩序

河南按察司僉事吾邑劉咸士皆名其所居曰虛菴蓋

取易咸象之義而求益者也縉紳君子與之游者為文記之矣又有為之賦詠者猝以屬余序焉人之心其體本虛也聖人者全其本然之體虛靈澄澈廓然大公而物来順應下聖人者不免拘於氣禀累於物欲不能全其本然之體是以所存所由不能不倍於道故聖人之教必以虛為求道之要虛者無我之謂也君子達乎斯旨則其心一於道而不蔽於私欲主於公而不介於物我是以天下之善皆歸之而日進乎高明之域小人昧

焉私智自高偏見自是以此窒乎內拒乎外天下之善無自而入日淪於汙下而不自知矣此賢不肖所由分也士皆有見乎此以之名所居而朝夕視警焉將進於道未可量也此宜縉紳君子為之賦詠歟士皆以明經擢第今僉憲外藩朝廷之耳目政治之綱紀生民之休戚讞議之得失皆係之誠由此道而不倦焉必將有立於當時有傳於後世勉哉士皆余於士皆為執友故因叙此詩而特有所期望云

東郭草亭宴集詩序

聖天子嗣大寳之明年改元正統仁義之施洽被邇遐稿者以蘇仆者以植萬彙咸暢而凡中外小大之臣咸洗濯脩飭祇奉法度天子恒昧爽朝百官親萬機既即位御經筵文學從臣執經左右講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日恭日勵不敢怠逸乃三月之望有賜假於是講臣九人豫約郊遊以娱一日之暇是日早朝退聯騎出文明門禮部尚書胡公適邂逅焉遂偕東行二

里所鴻臚卿楊君思敬望而欣然出迓指顧道左而言曰此中可以少憩也皆下馬徑而入折稍北曠地可百數十畝環以葦樊樊之内皆蔬畦麥壠溝塍秩秩如畫中置井作轆轤引泉灌注凡種藝具有條理蓋思敬别業也衆從容周覽還坐井傍柳下共歆艷思敬之樂思敬飲客嘉茗遂治具延入坐小亭亭覆以茅儉質而清雅幽邃而閴寂亭之外雜植名卉異果周垣以護之垣之外樹桃李杏時花盛開翛然有塵外之趣思敬舉酒

樂客一叟絃歌佐之爵行無算客亦歡然傾寫皆賦詩留亭中已而夕陽冉冉薄西山思敬送客出曰願歲以是日候從者於斯又謂士奇曰願序詩俾後之人知衆君子之嘗樂于斯也夫君子之樂豈苟焉者哉何也生民之失寧弗樂也處非其地弗樂也與非其人弗樂也今聖明在上百職舉而群生遂海內無事可樂旦暮劬于職務而得適意于曠間蕭散之濵以坐玩夫時物之發育可樂斯集又皆卿大夫之賢藴道德而服詩書志

合而言契靡不可樂矧思敬好客有鄭當時陳孟公之風若之何不樂哉樂而形諸詩歌樂之至也後之讀詩者尚考其樂之所自詩凡十首皆近體是月十有七日序

翠玉樓詩序

永陽胡孔時往年来京師胥晤于吾友周是脩所是脩為余具道孔時之行又示以所為其家翠玉樓記槩述景物之趣而寓喻勉之意也余既重孔時為人又重是

脩之愛人有道未幾是脩沒與孔時不相聞十又四年今年再見京師其恂恂慎重尚賢好德之意加篤胡氏居永陽詩書行義為鄉郡所重者累世吾少猶及識國賓先生表然脩整端確和厚使人敬而愛也渚樵先生雖不獲識然聞其篤學務義汲汲以成就後進為已任蓋孔時大父也夫產于崑山生于丹穴必為世所貴矣今之來告余曰比年士君子為翠玉樓詩多矣詩必有叙敢請時其簡留於家一見既不可得固辭不能叙不獲

也翠玉者是脩取蘇文忠公詩語名之是豈專以言山水之勝登覽之樂哉其亦欲使因其言想見其人而勉之於己乎孟子曰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文忠公學問之閎博文章之雄邁氣志之剛正獨立而不顧百折而不變當時如黃文節其於公猶曰晚進之士不顧親炙先烈以增益所不能者非人之情又曰心之所期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景慕如此則後之為士者欲有所立於世

而求之文忠未必無所助益也是脩愛人有道其意不在此乎然引而未發也諸君子之作於詩必有及此者乎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興觀詩之道也請以是復孔時為翠玉樓序

東里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十五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東里續集卷十五

明　楊士奇　撰

序

虞氏家範序

大所重乎故家者謂世有德善其一家之間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戚疏各敦其道雍雍乎和也肅肅乎敬也秩秩乎無相踰也上歷髙曾下曁曾玄曁十數世傳續不已此可為故家而豈徒富貴之謂哉若是者世雖有之

然亦尠矣盖祖父之賢者固願其子若孫皆惇夫孝友睦婣之行子孫之賢者固思勉於孝友睦婣以光其宗然知之而未能行或行之而未能久者盖人品不齊且躬行感化之道有未至訓勵防範之具有未備也二百年来世推浦江鄭氏雍睦之行無異辭者盖其感化之有自防範之有作不然何以其能行之久而不隳歟今觀樂平虞氏家範其有聞鄭氏之風而興者歟虞氏始居會稽與唐永興公同出日南太守國後至饒州太守

少微留家餘干子孫繁夥分徙樂平子孫益繁至世傑甫惓惓水木原本之念而顧其後之人合族同處而不分然迫於衰老臨没授其意於子彦佐彦佐敬承唯謹此家範所爲作也彦佐之子訥謙續有增益通百五十事於凡尊祖睦族治身齊家處鄉所當然者訓諭詳而防範周一出乎天理人心之正既明且備矣蓋世傑之貽謀爲虞氏之義開先也彦佐之繼述爲虞氏承先而啟後也其弟姪一聞善訓既析而遽合又以見性善之

同而感化之速也感化興於前防範行於後虞氏合宗之義其必徵於恒久者歟嗟夫合宗仁道也必有至公不私之德乃能久於其道此又係於學焉學則天理明而心德固外誘不能間之虞氏之後世必皆務乎學哉盖何幸有高明祖父作於前則勉勉祇率於後而勿替有不與浦江之鄭儷芳匹休而號故家於永遠者乎家範成議以来址京介翰林侍講劉球工部郎中周禮求余序故敬為序之

東山燕遊詩序

自古天下可樂之日常少而可憂之日常多何者上無善政賦斂不經弗樂也五穀不成凍餒無措弗樂也四夷不格師旅數興弗樂也陰陽失和災厲洊臻弗樂也數者有其一而民病有其二而民危有其三而民不可勝其憂矣數者無一有焉斯之謂平康之世平康之世蓋有曠數百載而不一見者今聖天子在位誕敷恩德以洽于萬方登賢拔材咸列有位賁逋負宥過眚百政

脩舉乖沴和順萬物條暢蛊夷峒獠悉馴悉歸斯非所謂平康之世者乎故貴者遂樂於上賤者遂樂於下士農工賈無小大富貧各以類而樂於其所時雲中張君從善寓武昌久矣茲歲秋九月之日合四方士僑處於是者及是邦之彥凡七人遊于城東十里所之東山所以樂其獲際乎平康之世而無所憂也既用蘇李五言體各賦詩又取杜牧之齊山登高首句為韻次序而書南陽鄧君存誠又寫為圖繫於詩之下所以昭其樂也

明年春奇從江右来張君出以示之且命為之序夫詩以言志也士君子立身行道俯仰無所怍隨時隨處固無非可樂者然所以重乎士者固謂其能以民之憂樂為已之憂樂雖或其居位有所不逮而其心必曰民者在我所當憂必不慊於出位而有一息之自寧今觀諸君子所賦凡其所當憂者既未有以為言而其言之有所未慊者不過慮會合之不常與進修之不繼而已豈其志不知憂乎民者哉非也凡今在我所當憂者則固

已不待乎我而無用夫我之憂我固可以從而樂之矣夫我之所當憂者既已不待乎我之憂又俾我可以從而樂之則信乎民之無所可憂而在我者有可以樂也此其志雖不言而固已顯然有見乎言之外者然則是詩也其於世之平康與諸君子以民而樂之志皆可推見無隠余安得不序以發之哉

紹祖録序

上虞張九臯先生嘗名其游息之軒曰聽鶴縉紳大夫

為之文若詩富矣其孫居傑偕弟居彦稡爲一卷題曰
紹祖録夫鶴羽族之至清者也其鳴也著於易詠於詩
聖人之所取也先生樂聞之且以名軒非其志之相契
者深乎夫作於其志必形於其行推是好也先生其抱
素履潔超然離倫皦然不滓於流俗者歟先生沒久矣
讀聽鶴之文與詩先生志與行固不沒也此居傑兄弟
之所必稡而不敢忽歟蓋世之爲賢子孫者雖其祖若
父未嘗有善猶將蓄學勵行以圖立身顯揚其祖父矧

有之而可以泯乎禮先祖有善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居傑兄弟豈惟明且仁也其題之曰紹祖録固將嗣其清以圖不忝乎書曰率乃祖攸行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孝哉乎居傑兄弟之用心也夫觀其言必考其行其兄弟皆起家科目居傑自給事中再陞江西布政司參政公正有為居彥由教官擢福建按察司僉事恭慎和平清白之操皆有聞於時非其得於家者有素乎而豈徒見諸空言者哉其兄弟皆於余往還居傑同

朝尤久故屬余序紹祖録而敬為之書

藍溪釣隱詩序

古之君子其志皆貴有用乎世也雖一時閒居山林泉石之間託耕釣以自樂其樂也非在乎閒曠静逸無世慮之擾顧其有所畜於已可樂也有所畜於已將無往而不濟隱顯皆可樂矣昔齊太公諸葛武侯嘗樂乎渭濵隆中及其出也皆功建於當時澤流於後人然則向之所樂豈果於耕釣而已藍溪距泰和西百里山髙而

水清車輪馬蹄往来者不至也吾外姊夫劉務耕居之務耕負氣豪邁臨事吐論率常驚駭其坐人其子彥偉乃能折節讀書持謹厚之行為鄉閭所敬重雅好鼔琴賦詩他一切世務無所好也遇暇則持竿坐小舟沿洄溪上下恣意所適或竟日忘返因自名藍溪釣者大夫士聞者皆為作釣隱之詩彥偉特求余序之余謂彥偉英年令質上遭聖明之時宜力學育德以求有用馳令名揚偉績顧乃足乎一丘一壑憮然若將終身不易其

樂夫以閒曠靜逸無世慮之擾為樂者果於忘世者之所為君子無貴也君子之所貴在有其具於己有其具則處也可以利其身出也可以利於人隨其所寓無不可樂豈得溺彼而忘此也諸作詩者之意或見於奬譽或形於祝願指歸各殊而彥偉吾甥也故以古君子之事道焉彥偉其將願學乎

白鶴山房詩後序

建寧之郊有山曰白鶴岡巒奇秀廻抱起伏磵水湛然

縈帶其下豫樟檜栢之生出雲干霄蔚然彌望今翰林學士楊公勉仁其大父某先生之沒也葬於其中而公家食時作室其側名曰白鶴山房以便展省且日與其昆弟讀書講道于中公既擢高科有祿位於朝其心未嘗一日忘山房也於是使善繪者為圖公退之暇時復披閱以自慰而詞林諸君子相繼為詩歌以道公之意大學士胡公既序諸簡首夫恒人之情於山水之勝亭榭之幽游焉息焉有以自適則雖去之久其心恒不忘

也而况吾親體魄之所藏吾嘗旦夕致敬於此講學於
此其能無情乎宜學士公之惓惓而圖所繇作也然公
以文學才行遭逢聖明居宥密之地為斯文之冠則夙
夜攄忠效誠以仰答恩遇務顯揚以為孝此宜今日所
汲汲焉者豈必於山房之思而圖之為乎然因是圖有
以見君子仁厚之心矣吾又聞某先生葬處本真如寺
地寺之僧以楊氏世有厚德於其鄉而贈焉者也夫天
下名山水未有不為仙宮釋刹所據民之慕福田利益

者有竒勝之地猶以奉仙釋恐不及況望有得扵彼者乎繇是觀之楊氏之仁厚其来逺矣故書以為白鶴山房詩後序

新正宴集詩序

朋友之交久其扵會遇樂也會而相契扵心相忘扵物我又樂也如又有文焉樂之至也永樂壬寅王正之始故事有賜假乃六日甲子天宇澄明風日融麗鄒君汝舟金君用誠暨余三人却騎而步避囂鬨道曠寂過姚

君友直時張君伯原舍南鄰聞而來會列坐小齋焚香清譚繼以奕嬉姚張二君命酒觴客主獻賔酬爵行無算興至懽洽曠焉寫心於是鄒君顧謂衆曰昔人宴會咸有詠歌兹焉弗繼曷彰雅集遂舉杜少陵遲日江山麗之句各鈎探一字為韻賦詩既皆醉而余尤甚最後迺出明日諸君謂余序詩惟兹會其樂至矣推厥所自寮寀之交豈一朝夕哉鄒君錢唐人永樂十年自廣東叅政再遷為左春坊左庶子前歲陞詹事府少詹事姚

君會稽人二年自中書舍人陞司經局洗馬金君三衢人七年自翰林典籍陞左春坊司直郎張君蘄陽人四年自靖江王府教授陞左春坊司諫余出廬陵二年自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陞兼左諭德前歲自翰林學士遷左春坊大學士列諸卷端觀者有考焉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勑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

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濙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来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勑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匆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迈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

后宴游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髙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懽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胷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凈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黄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来徹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满歡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間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兹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間於兹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歸田趣序

士奇竊禄于朝三十有三年祇事三聖皆在翰林春坊論思贊輔之地顧學術迂陋才智早淺不能效分寸裨益仰荷三聖天地之仁包容保全不加譴斥而屢有升進然内竊自省慚愧兢惕惟日不足葢位高禄厚而能薄才鮮一也當精力彊固之時不克少自見顧今老病困憊視聽步履不復可自勉彊而一借助於人此豈能復有所自效二也且固陋椎鈍愚戇之資不能洪涊取

容於衆三也固上之大德寢食不敢忽忘而其如三者何哉朝廷有七十致事之典士奇犬馬之齒來歲實維其期聖恩必垂憫而曲成之則其鄉之山水原田可稼可漁可樵可牧又幸有三男子長者幾壯次者將十五幼者十一二頗勝使令而小孫亦遶膝可娱樂雖四時景候不同而衰殘之軀既無所用其思慮則几杖逍遥於其間亦庶幾可自適矣因暇豫作滿江紅詞四首俟承恩歸休與漁翁田叟歌之以樂太平以榮上之厚賜

以優游其餘年間出示素所厚者於是朱孔易分繪為圖沈民則作隸古題其首曰歸田趣云

慶黄先生壽詩序

歲四月五日是為永嘉黄先生初度之辰先生今年八十有七聰明康健時其子淮為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侍上左右雖未得退奉朝夕而樂其父之壽且康也屬朝之鉅卿及詞林大夫君子名能賦者為慶壽之詩寓歸俾少者歌以侑觴又屬余為之序先生字

思恭永樂十年以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十有三年為洪熈元年又以淮貴封榮祿大夫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盛哉先生之壽且榮也凡物之壽以其才亦必得夫所託之地松栢其才最壽亦必産夫長山大谷静深之域然後有以歷千數百歲而凌切雲漢先生生於天下無事之日承詩書之世悍静貞之德所居山水文物之區僻在一隅叔季之世兵戈戰爭所不及其禀也清而完其養也端而厚及老又累荷天

寵以有樂于心而佚于躬宜其益壽而榮也歟而計今中外之臣有父而生受封者多矣若九十之年榮兼數職崇躋一品且其行不忝如先生者豈直浙東西一人哉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吾聞至壽恒見於盛治之世盖道德慈愛被于下也觀於先生盖可以徵國家至仁之應又豈直黄氏之慶也歟

歐陽先生慶壽詩序

吉泰和歐陽子白先生生疆圉作噩之歲孟秋之初今

年初度之旦盖歷四百五十六甲子矣女兄之子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王君直屬朝之名卿顯臣賦詩寓歸俾其子孫歌以為壽以余知先生者又屬序之歐陽之先出唐吉州刺史琮與宋文忠公同祖洪武初以文學治行為臨淄令蔚然有賢稱者先生之考也先生蚤孤力學勇自樹立當國家好賢急治之時同儕材俊盛年銳氣者皆起而列清華崇譽望先生獨引恬樂澹居貞守道于于然褎衣博帶坐里塾講論詩書推明周孔為

州閭後進所師法為郡守縣令所敬禮今蒼顏白顛聰明強固巋然如魯靈光之特存非其有所充乎中無所鶩乎外心安體舒而合乎仁者靜壽之道歟楩柟豫章産乎長山大谷幽閒曠遠之地雨露之澤深牛羊斧斤之不相及其壽也固宜而其材固足以柱明堂棟清廟也雖先生不志於用世而詹事君嘗受學焉今在天子左右掌綸綍職論思恭慎廉介之節表然搢紳君子之望其道之行蓋先生之道行矣此名卿顯臣所為賦詩

而交慶之者也賦詩者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吏部侍郎豐城黃君禮部侍郎會稽章君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君翰林侍讀學士安城李君吉水錢君右春坊諭德清江黎君及先生之甥詹事君凡八人序詩者先生之友而少八歲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同邑楊士奇云

陳母伊安人壽序

永樂二十一年三月五日翰林侍講慈溪陳敬宗之母

安人始生之日也安人至是春秋八十有三矣敬宗雖縻於官守不獲侍温凊朝夕而喜其親之壽且康也厥明夙興潔醪牲崇豆籩祝告祖考以荅數祐之休退而與其朋友相聚宴樂於是敬宗欣欣然如躬在侍下捧觴趨拜以承懽然者而賔客亦皆樂敬宗有母之樂也相與分題為慶壽之詩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八十九十曰耄葢上壽百歲中壽八十而君子論壽之本必其道德仁義慈孝恭儉有諸已也古之公卿大夫備德與

壽而有聞者多矣而妃夫人妻備德與壽之有聞者鮮也太安人姓伊氏德興令陳公孟藻之配吾聞其為婦篤於孝德興之仕也獨留家居養姑盡愛敬終姑之身其為母篤於慈德興之沒也教其三子務學或養或仕皆卓卓有立蓋婦道母儀聞於族姻鄉黨焯焯如此謂非其壽之所本乎敬宗自登高科而今在論思親切之地被沐寵光歲時致其祿養於太安人誠無忝而有榮也又當泰和豐豫之世四方無事太安人日坐堂中子

孫繞膝朝恬而夕嬉有以適其志無違其意則壽而康康而樂自然之理也然則太安人之福敬宗之燕喜賓客之詠歌皆豈偶然者哉客之為詩者十序詩者一於是敬宗寓其簡以歸將使其子弟日歌詩侑觴以祝壽嘏又使讀詩者因序以知夫壽之有本也

輓陳御史詩序

余外兄陳君仲述既沒之十有五年其子賞領鄉薦來京師未幾下第將歸士大夫知君者見賞之有成而思

君之不可見也皆慨然有作於歌詩賞持告余求序焉夫人之處世未必無一行一藝之可稱至其沒也亦未必不忽然爲飄風之過而能繫於人之思者尠矣惟賢人君子之沒也不然賢人君子其行其藝有非一之可稱其於人如菽粟布帛不可一日無者人無布帛菽粟則困於凍餒而不得以遂其生無賢人君子則無所取正於爲善而無以臻乎平治之樂故世有賢人君子則人資之其沒也則思之思之至於歌詠之不忘則其脩

於已而感於人者又深且厚矣若君者非世之賢人君子者乎君之為人其學必在於聖賢之道其行必依於仁義其言必本於忠信恒自誦曰人不能以古人自待其身者恥也故其教於鄉也必以徳行禮義為說其為御史十年也必孜孜以遏惡揚善匡主庇民為務其居官雖貧薄不殊家食時而其所施及於人者實多也又況其文章之懿有非人之所能及者乎此盖君之所謂行藝者若此則其沒也夫人皆思之矧大夫士嘗知君

者則其情之所至作為歌詩固有不能自已者矣然而讀思君之詩者必在知君之為人則序之作又豈可以已也是以摭君之行之槩而書之簡端

萍翁先生輓詩序

萍翁先生姓陳氏字煥章吉之西昌人既卒大夫士知先生而思之不忘者作為詩若辭以寓其意其子翰林庶吉士上啟猝以屬余序余陳氏之甥尤知先生而思之不能忘者夫士君子其身既沒其所樹立踔絕魁偉

可以為人之表是以其繄人之思深也思之至於詠歌悲歎不能自已盖又深者矣陳萍翁先生所以得此於大夫士豈偶然之故哉先生孝友行於家恩義惇於宗族忠信重於鄉人朋友而操節不間於夷險先生之學無所不究而尤工於醫以為神農軒岐之書可以濟人夭死又研精覃思以造其奥其教子必以明經篤行不辱其先為務其濟人或以醫藥或以貲貨脫人於厄者不可數計然當國家熈明之時未獲霑一命以發施其

所蘊既老註誤僕僕成萬里外卒之汩汩以沒此大夫士所為咏歌悲歎而不忘者歟陳氏自五季遷太和以來文學德義衣冠之盛世不乏絶至吾舅氏之行聲明文物猶彬彬也而十餘年之間物故殆盡幸獨有蘋翁先生而又不起於是外氏老成盡矣吾徒小子其安所取正乎此吾所為尤思之而不能忘者也夫尤不能忘而無一言豈情也哉謹書於蘭首如此

宋若璟挽詩序

永樂三年二月廬陵宋若璟卒於是其子子環已登第為庶吉士奉詔進學于翰林將奔訃而歸矣子環年甚少質淳氣和敦厚謹慎與人言恂恂時下筆為文詞義粲然薦紳大夫皆愛重之曰是其必有賢父師者乎既而與之往来皆知若璟為之父也而今因令子之言旋傷賢父之永邁各為輓詩以繫其嗟歎悼惜之情子環同年友周恂如集為一卷持求余序其端余三復之為之序曰夫人生而有稱於世者未必可重也惟既沒而

有稱者可重也出於庸衆人所共誇譽矜說猶未必可
信惟儒生君子有所稱道之而然後可信也儒生君子
其見道明也其辨物審也其宅心正也其發言公而無
私也而恒不肯尋常茍有毀譽如有所譽者必其人德
義實有諸身遠之有以淑于人近之有以善于其家也
嗚呼若璟之沒而得夫薦紳大夫者如此豈不可以為
重且信哉若璟雖沒猶不沒矣予家距其所居不百里
前六年因今翰林學士解公始識之雖一胥晤即別去

然聞其平生善行亦多而余不及書者以載於解公所作墓表及庶子胡公所作墓志悉矣故特序夫作詩者之意序蓋為詩作也即序以求行亦可推而見矣

王詢謨輓詩序

翰林庶吉士王詢謨既卒在朝賢士君子與詢謨交者相與哭弔以為其人不可多得而遽已矣可以為世道惜又相率為詩哀悼之皆至公之言也詢謨所禀粹而厚所存和而夷所學博而正其文雅則其行仁義於事

親可以爲孝子於事君可以爲良臣於交處可以爲益友於治民可以爲循吏而登一第不及施其所畜遂卒則從而哀悼之者豈非爲世道惜乎蓋天下之士膺禄位享壽考者非皆有詢謨之所能有其一或遺其二然率此失而彼得則夫哀悼詢謨之詩豈以爲私者哉讀其詩以知詢謨之爲人其可惜也夫其可慨也夫

故處士吴賢翁輓詩序

吾友梓橦教諭吴寧存淵告於予曰伯父賢翁平生行

義才智表然鄉閭不幸少壯之時崎嶇兵革無所於用迨遇皇明天下寧謐之時則衰老不任卒之窮居以歿夫士有所負挾生未嘗顯於時歿又無聞於後將泯泯與草木同腐矣此寧所為伯父深悲而永慨焉者今將求諸賢士大夫之名能文者取古蒿里之意作為詩歌稱揚之庶幾不朽然伯父處於山林未嘗自衒一世交游又皆物故世之知者鮮矣幸與子同邑子宜知我伯父願為叙其平生大概于簡首庶乎作者之有據也賢

翁所居澄江之南三顧山之麓與清節先生蕭子荆讀書之臺數十步而距吾家不五十里吾實知賢翁然古之為詩序者皆以著明作詩之意未有先詩而序者也夫後詩而序讀者以明先詩而序作者以徵於義亦無所不可焉賢翁諱庭富其為人天資温裕濶達有氣節喜學問通詩經明其大義不拘拘於章句鄉先生劉雲章徳安府同知羅子理先生皆博學峻行於人慎許可劉先生嘗稱其學有用羅先生亦稱其詩有過人者負

才識忖度事情數奇中安慶吴侯去疾守吾州數引致與論理道居家不為疾言遽色樂淡泊雖與物無忤然於交際未嘗苟也處族婣篤恩義寡姊妹貧資給之終其身及其孤甥益久不厭教族人子弟必在於忠信族人子弟有志乎學者加厚之汲汲獎掖之惟恐不及蓋自鄉大夫下至田里之氓皆知賢翁為善士年八十有六以歿吴氏世業詩書宋理宗時有大學生季平從子叔友從文丞相舉義兵者賢翁大父也父均玉亦讀書

好禮所以為賢翁固自有本矣而享年亦稱所行又天之報施善類者不爽也夫世之人或一善可采士君子往往稱述之以資不朽焉賢翁非止乎一善則託諸士君子之稱述用光遠而有耀者豈不可乎豈不可乎

張光弼詩序

廬陵張光弼先生少事虞文靖公集得詩法文靖才高識廣其詩浩博而不肆變而不窮而一宿於正先生之詩氣宇閎壯節制老成而從容雅則稱其博焉張潞公

翁最先知之而一時學者皆傾慕之其平生之作散亡多矣予近從給事中夏時得其五七言古近體一帙以授其外孫浮梁縣丞時昌俾刻之鄱孟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先生名昱仕元至浙行省員外郎嘗賛忠謨於戎幕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張士誠據有浙西禮致之不屈而與周伯温楊廉夫交游相得號一笑居士我太祖皇帝混一天下訪求前元故臣之賢者嘗被命至京深見温接已而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

遣歸遂採天語更號可閒老人徜徉浙西湖山之間詩酒自適春秋八十有三而終噫觀其詩而考其出處可以知其為人焉

題東里詩集序

族孫挺來京師録余新舊詩為三卷且求引諸其首噫余何足以言詩也古之善詩者粹然一出於正故用之鄉閭邦國皆有裨於世道夫詩志之所發也三代公卿大夫下至閨門女子皆有作以言其志而其言皆有可

傳三百十一篇吾夫子所録是已余蚤不聞道既溺於俗好又往往不得已而應人之求即其志之所存者無幾也觀水者必于溟渤觀山者必于泰華央瀆附婁奚取哉國風雅頌詩之源也下此為楚辭為漢魏晋為盛唐如李杜及高岑孟韋諸家皆詩正派可以泝流而探源焉亦余有志而未能者也挺勉之哉

息菴禪師語録序

息菴禪師吾廬陵胡忠簡公銓之後名慧觀息菴其别

號也幼祝髮於七祖思禪師青原蘭若師虛白鏡公自
童子而學儒釋並進時鄉先生陳宗舜春秋八十時來
山中居一再月息菴師事之甚謹旦暮受教於儒籍博
究既壯出游諸大方謁名師鉅老以求進於釋之道久
而沛然有所悟入力脩諸己而深造焉嘗游湖南及兩
浙所至善信歸禮如雲遂泝岷江登峨眉居蜀二十年
蜀獻王嘉禮之甚厚曰此實真道人也時府中官僚多
老成名士皆折輩行與之交迈而入閩以觀於南海自

藩憲大夫而下皆相敬之正統初至北京敬禮者加衆遂合力建一刹於城之東北隅居之息菴止其中參謁問道者中貴人及士庶常滿户外息菴端坐不輕出雖城中大刹未嘗涉跡然歲中嘗三四過余余以鄉里故亦嘗一造之因睹其庭函香施供者相繼踵戲之曰象教所云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與衣壞色者彼非耶荅曰學人假是致其誠吾聖人不云自行束脩未嘗無誨吾亦惟其誠耳公何用觀其外哉然顧睞其所貯蕭然無

長物惟忠簡公及楊忠襄楊文節胡剛簡四賢遺像余戲之曰不猶滯於相乎荅曰之數公名德相高皆山川之毓靈國家之元氣斯文之命脉也且胡楊世好是四紙吾先人所寶吾敢忽忘哉余歎曰好賢重德如此豈尋常離倫絶義自詭拔世以為高者之倫哉無幾聞其化去為之怊悵累日中貴人既相與塔藏其遺蜕而建刹以祀之其徒圓震嘗輯師平素與求道者問荅之言為語録獨清居士劉寛源將刻梓以傳且求余序余故書

吾素相知者於其卷首使觀者知息菴平生所歷之槩與其實行決非苟焉如世之虗冒談佛者所可同日語也

贈韓道紀序

今天下内自天子都城外及府州縣皆置僧道官官有吏有印署文書上率而下承使各治其教之人各敬承其師之訓而毋務乎外而又申明之令無歲不下所以重其教而仁其徒者恩至隆也洪武二十九年漢陽府

玄妙觀道士韓鳴善受命為道紀人皆以為榮鳴善獨澹然如無所得惕然如有所不能勝人且以為惑余解之曰夫所為道之教守其真定其神不營營其私慮而富貴貧賤榮利一無所與乎已故澹道之教也今天子既命之官矣躋之九品之秩矣凡一郡之為道家者流皆俾我率而治之有不循于教不戒於律者皆我之責上之所以寵我命我如此吾一身猶懼弗治為辱矧一郡哉得不惕然有所不能勝矣乎吾聞鳴善常自然髙

弟常公能以其教之法禱雨暘已疾癘而尤以敬事寡欲稱則有得乎其師固如是者又聞漢陽一郡二邑唯玄妙一觀居是觀者唯其徒數人耳稱其澹而無其所不能勝其足以敬承其師之訓與聖天子之寵命永終不隳矣客有將立恭聞余言喜曰若是者不亦重可榮乎請書以為贈

杏園雅集序

古之君子其閒居未嘗一日而忘天下國家也矧承祿

僭爵以事乎君而有自逸者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賢臣所以事其君也今之居承明延閣者職在文學論思然寅而入酉而出恭勤左右猶慊然慮毫分之或闕矧敢自逸者乎固其分之當然也若勞息張弛之宜則雖古人有所不廢焉乃正統丁巳三月之朔當休暇南郡楊公及余八人相與遊於建安楊公之杏園而永嘉謝君庭循來會園有林木泉石之勝時卉競芳香氣芬茀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凡所以資娛樂

者悉具客亦欣然如釋羈策濯清爽而遊於物之外者

賓主交適清談不窮觴豆肆陳歌韻並作於是謝君寫

而為圖嗟夫一日之樂也情與境會而于于衣冠之聚

皆羔羊之大夫備菁莪之儀洽臺萊之意又皆不忘乎

衛武自警之心可謂庶幾古之人者題曰雅集不其然

哉故遂序於圖之次而詩又次焉

東里續集卷十五

東里續集卷十六

明　楊士奇　撰

跋

恭題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臣皆未有得賜誥勅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賜誥及封贈祖父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内閣之臣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盖時甚重之也仁宗昭皇帝初臨御循洪武

之制文臣考最者悉賜誥勅封贈而首及輔臣時制草已定上親御宸翰於輔臣誥内増二語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嗚呼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祗事三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臣士奇心恒愧悚駑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上有忝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永示子孫

恭題仁廟賜勅及詩刻石後

儋爵以事乎君而有自逸者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古之賢臣所以事其君也今之居承明延閣者職在文學論思然辛寅而入酉而出恭勤左右猶惟歉然慮毫分之或闕矧敢自逸者乎固其分之當然也若勞息張弛之宜則雖古人有所不廢焉乃正統丁巳三月之朔當休暇南郡楊公及余八人相與遊於建安楊公之杏園而永嘉謝君庭循来會園有林木泉石之勝時卉競芳香氣芬苐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凡所以資娛樂

者悉具客亦欣然如釋羈策濯清爽而遊於物之外者賓主交適清談不窮觴豆肆陳歌韻並作於是謝君寫而為圖嗟夫一日之樂也情與境會而于于衣冠之聚皆羔羊之大夫備菁莪之儀洽臺萊之意又皆不忘乎衛武自警之心可謂庶幾古之人者題曰雅集不其然哉故遂序於圖之次而詩又次焉

東里續集卷十五